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一回 還遺財商業起家 辦學堂仕途借徑

話說上海有個財東，叫做花千萬，這人原姓花名德懷，表字清抱，為他家資富有，其實不過幾十萬銀子。因中國經商的人，沒有大富翁，這花清抱做了洋商，連年發財，積累到五六百萬的光景，大家妒他不得，學他不能，約摸著叫他花千萬，是羨慕他的意思。不在話下。你道這花千萬怎樣發財的呢？原來他也是窮出身，祖居浙江寧波府定海廳六豪村，務農為業。他十八歲那年，覺得種田沒有出息，要出門逛逛。可巧有一班舊友，約他到上海去開開眼界。這些舊友是誰？一個驛飛馬車行裡的馬夫，叫做王阿四，一個漢興紡紗廠的小工，叫做葉小山，一個門智書局裡的棧師，叫做李占五，四人聚在一個小酒店裡，商量同樣的事。

花清抱卻一文的川資都沒有，自己不肯說明台的話，約定後日上寧波輪船，只消一夜，就到上海。那三人是來往慣的，這點路不在心上，花清抱卻因川費難籌，擔著心事，當下酒散回家，走到村頭，聽得牛鳴一聲，登時觸動機關，自忖道：「何不如此如此？」想定主意，就不回家了。先到鄰家找著陸老鈍，說道：「老鈍！我前天聽說你要買牛，有這句話沒有？」老鈍道：「有的！東村裡于老五一匹黃牛，他要我三十吊錢；我嫌他太貴，還沒有講定哩。」清抱道：「我有一匹耕牛，是二十吊錢買來的，老鈍，咱倆的交情合弟兄一樣，少賣你幾文，算十八吊罷，你要也不要？」老鈍道：「看看貨色，再還價便了。」

清抱就同了陸老鈍走到自己的牛圈裡，指著一匹水牛道：「你看這牛該值得三十吊吧。」老鈍連聲贊好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昨日糶麥子，恰好只存十五吊錢，你要肯賣，我便牽牛去，你去駝錢來！好不好？」清抱沉吟一會道：「也罷，你我的交情，也不在三兩吊錢上頭，就賣給你吧。」當夜兩人做了交割，清抱駝錢駝了兩次才完。次日一早，王阿四合李占五來了，叫他收拾行李同去，清抱那有什麼行李？將幾件舊布衣服，打了一個包，十五吊錢扣成兩捆，找根扁擔挑在肩頭，出來要走。

阿四看了，好笑道：「你這樣出門，被上海人見了，要叫你做曲辮子的。那沉沉的一大捆錢，合著一條粗竹扁擔，不是好跟你到上海去的！滿了十吊錢，關上就要問你的。我勸你破費幾文，到城裡換了洋錢吧。」說得清抱面紅過耳，沒話講得，只得回到城裡，去了些扣頭兌洋十六元有零，帶在身邊，再要輕便沒有。他自己也快活道：「果然外國人的東西好。」正說著，恰好葉小山趕到，四人同行上了輪船，果然一夜路程，已到上海。王李二人各自去了。清抱沒有住處，葉小山同他到楊樹浦，就叫他在自己的妍頭小阿四家裡搭張乾鋪住下，每天花銷兩角洋錢。過了幾日，清抱覺得坐吃山空，將來總有吃完的時候，到那時候，如何是好？於是合葉小山商量，拿十塊洋錢，買些時新果子、肥皂、香煙之類，搭個划子船，等輪船進口的時候，做些小經紀，倒也有些贏餘，日用嫌多。那天上十六鋪販果子去，走了一半路，天已向黑，不留心地下有件東西，絆了一交，順手抓著看時，原來是個皮包，提起來覺得很重，清抱想著，這一定是別人掉下的，內中必有值錢之物，被人拾去不妥。莫如在此等候些時，有人來找，交還與他，也是一件功德之事。

想罷，就將皮包藏在身後，坐下靜等。不到一刻工夫，有一個西洋人，跑得滿頭是汗，一路找尋。原來清抱質地聰明，此時洋涇浜外國話已會說得幾句，問其所以，知道是失物之人，便將皮包雙手奉上。那西洋人喜的眉開眼笑，打開皮包，取出一大把鈔票送他。清抱不受，起身要走。那西洋人如何肯放？約他一塊兒去。但見把手一抬，來了兩部東洋車，西洋人在前領路，到了大馬路一打大洋行門口歇下。這洋行並沒中國字的招牌，裡面金碧輝煌，都是不曾見過的寶貝。西洋人留他住下，請了個中國人來合他商量，要用他做一員買辦，每月二百兩的薪水。清抱有什麼不願意的？自此就在洋行裡做買辦，交遊廣了，薪水又用不完，只有積聚下來。積聚多了，就做些私貨買賣，常常得利，手中也有十來萬銀子的光景。那知不上十年，西洋人要回國去，就將現銀提出帶回，所有貨物，一並交與清抱，算是酬謝他的。清抱襲了這分財產，又認得些外國人，買賣做得圓通，大家都願照顧他，三五年間，分開了幾打洋行，已經有三四百萬家業。在上海娶親，生了三個兒子。又過了二十幾年，清抱年已六十多歲，操心過重，時常有病；幸虧他用的伙計，都是鄉里選來極樸實的人，信托得過，便將店務交給他們去辦；自己捐了個二品銜的候選道台，結識幾個文墨人，逍遙觴詠，倒也自樂其樂。這班文墨人當中，有一位秀才，姓錢單名一個麒字，表字木仙，合他最談得來。清抱自恨不曾讀過書，想要做些學務上的事業，以博士林贊誦他的功德，就合錢木仙商議。木仙道：「現在世界維新，要想取些名譽，只有學堂可以開得。」清抱拍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們寧波人流寓上海，正苦沒有個好先生教導子弟，據你所說甚是，莫如開個蒙學堂吧。我獨捐十萬銀子，如何？但是學堂的事，只有你是內行，就請你做個總辦嗎？」木仙連連謙讓道：「這晚生卻不敢當。觀察有為難的事，盡能效勞，學務的事，實不敢應命。」

原來木仙當過幾年閣幕友，很認得幾省的督撫，清抱合官場來往，盡是他從中做引線的。他於這文字上面，也只是一個充場好看，其實並不甚在行，所以不敢冒昧答應。當下清抱要他薦賢，他想了半天道：「晚生認得翰林進士卻也不少，但是他們都在京裡當差，想熬資格升官放缺，誰肯來做這個事情？」

清抱聽了沒法，只索罷論。

豈知事有湊巧，是年北方拳民鬧事，燒了幾處教堂，鬧得各國起兵進京，這番騷擾不打緊，卻嚇得些京官立足不穩，紛紛的挈眷南回。內中有個編修公，姓楊名之翔，表字子羽，世居蘇州元和縣，少有學問，粗知新理，木仙卻聽慣了他的議論，佩服到極地。這楊子羽不但學問好，而且應酬工夫又是絕頂，從前在京城讀書，就合些大老們交好，大家看重他是個名士。後來中了進士，殿試名在第二甲，朝考的時候，可巧碰在一位老師是旗人手裡，說他寫的顏字，取在一等五名前頭，就蒙聖恩點了翰林。但是翰林雖然點了，依舊窮的了不得，考了五回差，只放了一回雲南副主考，沒得銀子結交，掄不到學台。幸喜他知時識務，常合些開通的朋友來往，創議開辦了幾處學堂，從中出了些力，名望倒也有了。人家只道他深通西學，其實只有二三十年的墨卷工夫，高發之後，那裡還有閒暇日子去研求西學呢？又虧得結交了一位學堂出身的張秀才，拾得些粗淺的格致舊說，曉得了幾個新名詞，才能不露馬腳。交遊廣了，他有幾個戚，一個個都替他薦了好館，每年貼補他些銀兩，方度了日子。那年正想得個京察，簡放道府出來，偏偏遇著匪亂，就此偃旗息鼓的攜眷出京。

這時海道還通，搭上輪船，直至上海，住了泰安客棧。當下就去拜訪錢木仙，敘了寒暄，談起京中的事。這楊編修竟是怒髮衝冠，痛罵那班大老們沒見識，鬧出這樣亂子，如今死的死了，活的雖然還在，將來外國人要起罪魁來，恐怕一個也跑不掉。

說到忘情的時候，這錢木仙雖然平時佩服他的，此時卻不以為然，鼻子裡嗤的笑了一聲，連忙用別話掩飾過去。楊編修有些覺著，便也不談時事了。木仙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大局是不妨的。但是北方亂到這步田地，老哥也不必再去當這窮京官了，譬如在上海找個館地處起來，一般可以想法子捐個道台到省，老哥願意不願意？」楊編修正因冒失回南，有些後悔，聽見這話大喜，就湊近木仙耳朵邊說道：「兄弟不瞞你，我此番出京，弄得分文沒有，你肯薦我館地，真正你是我的鮑叔，說不盡的感激了。」兩人談到親密時候，木仙道：「我有個認識的信人，住在六馬路，房間潔淨，門無雜賓，我們同去吃頓便飯，總算替老哥接風。」楊編修稱謝道：「千萬不可過費。」木仙道：「不妨。」說罷進去更衣，停了好一會才走出來，卻換了一身時髦的裝束。楊編修嘖嘖稱贊，說他輕了十年年紀。木仙也覺得得意。兩人同到六馬路一家門口，一看牌子題著「王翠娥」三個字，一直上樓，果然房間寬敞，清無纖塵。翠娥不在家，大姐阿金過來招呼，坐下擰手巾，裝水煙，忙個不了。本仙叫拿筆硯來，開了幾樣精緻的菜，叫他到九華樓去叫。一面木仙又提館地的事，忽然問楊編修道：「花千萬的名老哥諒來是曉得的，他春天合我談起，要開一個學堂，只因沒得在行人做總辦，後來就不提起了。可巧老哥來到上海，這事有幾分靠得住。一則你是個翰林，二則你又在京裡辦過學堂，說來也響。不過經費無多，館況是不見得很佳的。你願意謀事，我就替你去運動起來。」楊編修沉吟之間，卻好王翠娥回寓了，不免一番堂子裡的應酬。須臾擺上酒肴，兩人入席，翠娥勸了他們幾杯酒，自到後歇息去了。楊編修方對木仙道：「開學堂一事，卻不是容易辦

的。花清翁要是信托我，卻須各事聽我做主，便好措手。至於束脩多寡，並不計較。」木仙道：「那個自然，聽你做主。你既答應，我明日便去說合起來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當晚飯後各散。次日，木仙去拜花道台，偏偏花道台病重，所有他自己幾斗洋行裡的總管，都在那裡請安。木仙本來一一熟識的，先問了花公病症，知道不起。木仙托他們問安，要想告辭，便有一位洋行總管姓金錶字之齋的對他說道：「你走不得。觀察昨晚吩咐，正要請你來，有樁未完的心事托你呢。我進去探探看，倘還能說話，請你到上房會會罷。」木仙只得坐下。之齋去了不多一會，出來請木仙同進去。見花清抱仰面躺著，喘的只有出的氣，睜眼望著木仙半天，才說得了一句話道：「學堂的事要拜托你了。」說完兩眼一翻，暈了過去。木仙也覺傷心落淚。裡面女眷們也顧不得有客，搶了出來哭叫。本仙見機退到外廳，聽得內裡一片舉哀之聲，曉得花清抱已死。各洋行總管也都退出，問起木仙什麼學堂的事，本仙一一說了，又說替他請了一位翰林公，在此等候開辦。金總管聽了道觀察的遺命，不可違拗，須由我們籌款，趕把房子造好，其它一切事務，都請木兄費心便了。各總管答應著，這事方算定局。木仙辭回找著楊編修，說明原委，又說等到房子造好，就請來開學。楊編修道：「這卻不妥。雖然房子一時起不好，也須破費幾文，請些人來訂訂章程，編編教科書，不然，到得開時，拿什麼來教人呢？」木仙點頭稱是。楊編修便與木仙約定，將家眷送回蘇州，耽擱半月，就來替他請人辦事。當下作別不表。

且說浙江嘉興府裡，有個秀才姓何名祖黃，表字自立，小時聰穎非常，十六歲便考取了第一句算學入泮。原來他的算學，只有加減乘除演得極熟，略略懂得些開平方的法子，因他是廢八股後第一次的秀才，大家看得起他。他自己仗著本領非凡，又學了一年東文，粗淺的書可以翻譯翻譯。在府城裡考書院總考不高，賭氣往上海謀幹，幸而認得開通書店裡一個掌櫃的，留他住下譯書，每月十元薪水。其時何自立已二十多歲了，尚未娶妻，不免客居無聊，動了尋春之念。卻好這書店靠近四馬路，每到晚間，便獨自一個上青蓮閣、四海昇平樓走走，看中了一隻野雞，便不時去打打茶圍。店裡掌櫃的勸過他幾次，不聽，倒被他搶白道：「我們是有國民資格的，是從來不受人壓制的。你要不請我便罷，卻不得干涉我做的事。」那掌櫃的被他說得頓口無言，兩個因此不合式，自立屢欲辭館，無奈又因沒處安身，只得忍氣住下。一日，走進胡家宅野雞堂子裡，迎面碰著一位啟秀學堂裡的舊同學張秀才，就是楊編修的知己，表字庶生，自立大喜，拉他進去，敘談些別後的事情。庶生就問自立何處就館，自立歎口氣道：「我們最高的人格，學堂裡尚沒人敢壓制，如今倒要受書賈的氣了。」就把在開通書店裡的情節一一說了。庶生道：「老弟，你也不必動氣，從前是做學生可以自由的，如今是就館，說不得將就些。現在楊編修承辦了個儲英學堂，到處找我們這班人找不到，弄了一班什麼劉學深、魏榜賢一幫人在那裡編書。我想他們這種人都有了事情做，像你這樣人才，例會沒有人請教，真正奇怪。明日我叫他來請你，束脩卻不豐，每月也只有十幾塊洋錢的光景。」自立歡喜應允。

次日，果然庶生有信來約他去，自立就辭了書店，直到庶生那裡。原來學堂尚未造好，就在大馬路洋行裡三間樓房上編書。

當日見了楊編修，談些編書的法子，楊編修著實佩服，開了二十元一月的束脩，又引見了劉學深、魏榜賢一幫人。自此這何自立便在儲英學堂編起書來。好容易學堂之事各種妥貼，報名的倒有二三百人，酌量取了一半。真是光陰似箭，又入新年，學堂大致居然楚楚有條，取的盡是十三四歲的學生，開學之後，恂恂然服他規矩，楊編修名譽倒也很好。那曉得他時來運來，偶然買買發財票，居然著了一張二彩，得到了一萬洋錢，他便官興發作；其時捐官容易，價錢又便宜，立刻捐了一個道台，指省浙江，學堂事情不干了。花清抱的兒子及金之齋再三出來挽留，他決計不肯，人家見他功名大事，也只得隨他。學堂之中，另請總辦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他指省浙江、照例引見到省，可巧撫台是他中舉座師，又曉得他辦學堂得法，自然是另眼看待，便把本省一應學務，通統委托了他。過了半年，齊巧寧紹道台出缺，因這寧紹道台一年有好幾萬銀子的進項，他就進去面求了撫台，又許了撫台些利益，撫台果然就委他去署理這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